

- 
- 性犯罪死囚的自白
 - 女强奸犯的沦落
 - 阴谋在囚犯中
 - 七个卖淫女子的自述

来自死牢的报告

目 录

性犯罪死囚的自白·····	桂雨清 (1)
来自死牢的报告·····	吴 瑕 (23)
轻薄女淫乱杀夫伏法 风流男设计 助虐杀身·····	郑贵柏 (65)
杀夫害女的淫娃·····	未 名 (76)
女强奸犯的沦落·····	阿木、湘城 (108)
一个性犯罪死囚临刑前的忏悔·····	李 迪 (132)
女人 嫡和厄运·····	杜 峻 (141)
阴谋在囚犯中·····	东方明 (171)
七个卖淫罪犯的自述·····	鹿瑞霖 (260)

性犯罪死囚的自白

桂雨清

我曾在天津公安局工作过九年。在调离前的近两年内，到市局看守所做一名最普通的“狱卒”。这是我一生中最感灵魂被震撼的日子，从生或死的罪囚身上悟颖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。

看守所内有个专看押死囚的地方，是间含有数个“独居”（只放一名恶犯）的长厅，我们和押犯们一样，管这叫“死号”。大门是黑色橡胶包镶的，很沉重，象座魔鬼设计的“地狱之门”。甬道里昏暗，死寂；偶尔有声响便是看守员巡视的脚步和镣铐的铁链相撞的鸣音。每个罪囚都独居一室，很狭小，四周是富有弹性的皮墙，依然是黑色的，象具棺木。罪囚能够站立起来，利用监窗与看守员对话。他们都戴着戒具，死前不会打开，饮食与解便都由“杂役”（罪行轻微的押犯）伺候。到这个时候，他们就不再“放茅”、阅读报纸和收听政策教育的有线广播了，唯一能享受的是昏睡和发痴般的思考。也可以说，被转送到“独居”的罪囚，灵魂已经脱离躯壳，死亡是指日可待的了。

我所笔记的五位死囚不是在同时期内执行枪决的，做为纪实性文学，把他们放在同一时间上，如果说有某种意义，那不过是为文章的结构服务。

“性自由”者的忏悔

我隐去他的真实姓名，也不用谐音，读者的推理、猜测我不去管。随便叫什么都可以——王国宾。

询问过被害人赵理梅的刑警，都说那是个不谙世事，妩媚中又略带几分轻浮的少女。如今，已是一枝被邪恶的热风烤焦的“梅花”了。她对王国宾聚集的一群色狼，如何让自己脱掉衣服，躺在地毯上，在她白皙、微凹的腹部打扑克的种种淫秽情节毫不在乎。在向往西方世界的“自由”中她的灵魂同样腐烂了。她既是被害者又沦为害人者。

办案人员很感伤、愤懑，让她回忆中学时代的情景。那时，赵理梅和两个同学，冒着滂沱大雨护送盲人，淋成落汤鸡，她们抱在一起，躲在高大的国槐树下咯咯笑着。赵理梅说：“我们要成雷电的导体啦！”这虽然发生在两年前，却譬如已消散的云烟，永不会再聚拢成原形。

专政机关把犯罪者打入地狱，但很难使沉沦入泥淖的灵魂获得新生，重新塑人的工程是极其艰苦和伟大的，失足者不可能都被感化过来。眼前的赵理梅也许永远被法制禁锢在社会的阴暗角落了。

毋庸置疑，犯罪是社会产物，但蚊蝇处有孳生的环境条件。王国宾制造罪恶的场所——一幢具有异国情调的别墅。这曾是八国之一的租地，植满高贵而优雅的法国梧桐和别有风韵的小叶枫，街道清静，爬满了香、鸢萝等缠绕茎植物点缀着镂花的院墙和铁门，小楼有着特别的气质。

俄国人别墅今日的主人为革命工作在异地忙碌着，很少回来，对子女的教育只能凭借现代的通讯工具。这幢小楼对

一些总想跻身上层的少女是颇具魅力的。八十年代是“宇宙世界”，崛起于东方的中国是不平静的。改革的大浪谱成历史的洪波曲，每人都在快节奏的旋律上跳跃、呐喊、寻觅和动作，振兴中华使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。但在这幢小楼里，却形成一个黑色的风窝。王国宾等人象一堆纠缠相绕的响尾蛇，发出骇人的声音。他们走私，有钱不需要赌博；斗殴也不是他们的擅长；酗酒，最昂贵的酒每人一次喝两瓶就足够了；唯有女人，世界上没有两个滋味儿一般的女人，正如找不出两片一样的树叶。在他们眼里，《金瓶梅》首卷的版画和传统的人体比例失当的“春宫”应是被淘汰物，需要“舶进”，引进“现代化”的色情物，让死的图象动作起来。在公安机关侦破该案后查缴的淫秽录相名单上，写着密密麻麻的字，记得认真又慎重，然后，如“虎门销烟”一样，把一盆盆吸入骨髓的银环蛇烧为灰烬。根除了吗？人们都很阴郁，理解我们的公安机关只能保证尽力根除。

如果只是一群甘愿堕落的男女鬻淫，罪魔王国宾还不致于被一颗铅弹揭开头骨。象赵理梅之类的姑娘象口中油腻的肥肉；烂熟的桃子；过分妖艳的大葩，他们感到乏味了。王国宾又需要的是羞怯和楚楚可怜的“小家碧玉”了。

有一位叫龙荣的少女指控中，血气方刚的办案人员简直是怒发冲冠了。

龙荣乍看上去象出身清寒的姑娘，但气质却如连疾风都愿绕身而过的林黛玉，文弱而恬静。火霞灿烂的黄昏，水上公园碧蓝的湖畔象个温柔多情的幻梦，她坐在清凉的石椅上读着一本当时尚未流行的言情小说。怀春的少女对爱情的憧憬若无理性做“保镖”，是很容易落入色狼魔掌中的。王国

宾给心理学家提鞋都无资格，但他研究女性心理却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他知道若遭礼貌的谢绝或严厉的痛斥，只需说声“对不起”就足够了。但从他豺狗般的瞳孔里射出的视线，反锁的是可靠的概率：姑娘接受了他的交谈要求。

衣冠楚楚伪装出的质朴是少女最醉心的。借书和极为正常的约会，初步博得龙荣的信赖。后来，也可以说是龙荣自愿步入那幢小楼——魔窟去的。

淫秽录相使龙荣感到了耻辱。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，龙荣承受不住精神摧残，感到恶心，迈着火软的腿想走，然而这是间震动120分贝音量都不能传出去的密室，未学过“空手道”的少女是插翅难逃的。我不愿做以下的描述，战胜者自然是王国宾，但他毫无意识到自己的脚又向断头机迈进了一步。

魔鬼在许诺，他说愿娶她为妻。龙荣自然不是接受这种许诺的第一个姑娘，自然也不是最后一个遭此厄运的少女。王国宾在自白中说：有两种女人需要用脑筋对付，一种是纠缠；另一种是想伺机报复。龙荣属两类之间。

淫秽物如同鸦片，明知有毒，但一品尝上便成了“瘾君子”。但龙荣自精神和心理上却厌恶那种东西。王国宾自有妙招，借着龙荣尚存未泯灭的童贞心理，宣布要在不久的将来做她的丈夫。

人都不是全善全美的，龙荣也有她的缺点。她知道王国宾是个不可能“立地成佛”的恶魔，索性在两个女人的规劝下，接了一笔钱，选择了王国宾设下的另一条出路——当兵。但她怀孕了，只得打胎，又接受了一些饰物。当时，王国宾的这段“韵事”成为他身边那群“妖姬”的笑柄。

丧心病狂的王国宾感到被侮辱，竟采取灭绝人寰的报复：指使数人将龙荣轮奸于一条僻静的小巷内。有些头脑的家伙都觉得他“大祸近矣”，不敢再接近他了。王国宾却不在乎。他认为只要接到警告后远走高飞足矣。但当他们象猎狗般滚爬在地毯、沙发上取乐的时候，正义的枪刺已对准了这幢罪恶的小楼。

“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？”我明知故问，鄙夷地望着他。

“我没有命案。”他扬着四方的脑袋。

“可你的上诉驳回了。中国的刑法是二审制，对你，也不会例外。”

“谁负责审理我的案子？”

“人民”我很自豪地回答。

王国宾被捕后，他的祖母过问了。那位曾做到恶梦、抚摸婴儿头发的科长进行汇报。他拿出证据之一的录像播放带：裸体舞、模仿各种禽兽造爱的丑恶形象、叠罗汉般的群交、拍在女人肚皮上的扑克……

“这是他们自己录的。”科长解释很简单。

白发苍苍的老人紧紧闭住眼睛，然后站起因痛苦而微微颤抖的身体，果断地说“按原则办！”

办案人员并拢右手五指，慢慢举到帽侧，致以一名专政机关勇士的高贵、神圣的军礼。在我采访王国宾的数日后，闻说罪囚写了一封不长不短的忏悔书——遗言，要求转交他的亲人。既然是忏悔，总会有感人的地方。他说，象龙荣那些姑娘以后能嫁人生儿育女，自己死也就安心了。赵理梅、×××等是他害的，她们很可怜，希望不要再醉生梦死云云。

“微笑”着走进“地狱之门”

李德伦（名字和著名的音乐指挥家一样）——死有余辜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，强奸、盗窃、轮奸、抢劫集于一身，数罪并罚：被判极刑，外加七年抢劫罪。

最有权力将《犯罪心理》、《犯罪精神分析及社会因素》诸类书籍，与被看押犯人的心理、精神状态作比较的是看守和管教人员。我们觉得著作是在很随便地杜撰，过于复杂，神秘。又过于简单、规律化。其实，罪犯心理和他们的科学推断是不太一样的。

看守所内的气氛是庄严、恐怖的，在浓烈的来苏水儿气昧中可寻见到使神经颤抖的气流，镀镍的铐和乌黑的镣；警棒、铁门、电网，闪着沉重光泽的牢门锁头；蓝盾肩章和冷峻的面孔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震慑邪恶的强大的威武战阵。但监室内的空气却是轻松的，罪轻的和罪重的混放在一起，为的是易于管理好监控，把看守员的眼睛嵌进监室内。

押犯的心理是奥妙，不可思议的，不能按常人的思维和心理行为轨迹来看待他们。有时，那犯罪的头脑如陀螺般旋转，有时似片空白。犯流氓罪的把飘入后监窗内的柳絮放在牙齿间嚼着，让苦涩的绿色汁液充满唇舌间，为什么要嚼烂鲜嫩的毛穗儿，他也不知道。有的竟把吃饭的铁碗幻想化成女人的乳房，痴痴地望着。也有自诩“居士”者，捧着亲属送来的书籍，认真地阅读并勾划着，可笑的是书竟然看倒，这是做给看守人员看的，认为他可以同情并存在着人的价值。淫气入骨的罪犯低声讲述自身经历和传播犯罪经验，寂静的甬道上发出群蝇被驱散的嗡笑声，于是，传习者便被提

出面壁反省，严重的“调”号，申报加刑（让法院在量刑时考虑进去）。

李德伦是六监室中被“尊敬”的人物，这倒不是因为有着如“江洋大盗”般引以为自豪的履历和“业绩”，也不是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的罪囚有是在十数名罪囚中搞“平均主义”，不准有些人在改善伙食时，巧取豪夺；不允许强悍的“号长”让“新收”押犯睡在尿桶前；“放茅”时，他总是走在最后，并催促故意蹲在屎坑上拖延时间的滑头。如果不了解他犯下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，任何人都会同情那双时而狡黠但又看不出邪恶的眼睛的。

他是天津人，但在邯郸工作，是铁厂的一名钳工。瞧瞧他犯下的罪行吧！

把一名农村姑娘拖入乱石丛生的沟壑，摧残蹂躏达三小时之久。疲倦了，点上一支香烟倚靠着石岩，欣赏着足能再次引发兽性的部位，神情由紧张而变得悠闲至再度亢奋，象只狼慢慢地撕咬懦弱小动物的鲜嫩的皮肉。被害人起初喊着，但尖脆而凄厉的声音被灰色的大山碰回来。后来，也许她明白，呼救是无用的，世界上有人多得如蚂蚁滚蛋的都市，剩下的只能是动物自由活动的地方。最后，他从腰带上解下小剪刀，从被害人身上剪取认为值得留念和回味的东西。

他伙同三个当地凶徒，拦劫一个自东北来本地省亲的女干部。他狞笑着站着。他是最后一个！那时太阳升得很高，罪恶不见得都在黑暗中进行。他玩弄、品赏着被害者的工作证，用香烟头烫着上面贴着的照片，凶狠地骂着街并吐上唾沫。招供时，他说他恨，恨所有能讨上理想老婆的男人。被害人是地区物资局一位科长的家属。他深谙中国女性心理，

出自羞耻和维护家庭利益诸原因，是不愿报案的。不知狼的笑容是什么模样的，他让三名歹徒先走，然后拍打掉女人背后的泥土，象绅士一样说声“对不起”，骑着窃得的单车扬长而去。

在本市的一起规模不大的抢劫案中，他落网了。挤余罪是我们公安人员的拿手戏，上述所犯罪迫其彻底交待。

“同情李德伦？一枪便宜了他！”连理性极强的看守长都这么说。

李德伦明知一死，虽万死亦不能赎罪，但他始终是微笑着的。知道难逃一死就不怕了？不是，我见过两次，他在夜间望着铁窗外的残月发呆，梦呓中总轻唤一个人的名字，好象是女人。我不理解他的微笑，谁也不理解，当汇报给班长时，红脸汉子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妈个×，他挨枪出不去这个月了”“枪”是枪毙。但他的微笑委实不给人厌恶之感，何况，押犯的笑与否和我们毫不相干，只要老老实实不出问题就行。看守所譬如中转站：转送到监狱服刑或法场上去，自然还有些经调查甄别后不负刑事责任的，要送回到社会上去。

当我把因病而瘦削的脸在医院养得如满月一样后，仍然回到我的岗位上去发挥价值。“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兵”，我们在这里不知要干上多少年。有人做过估计，十八米的甬道，按我们正常巡巡的次数，三十年能走上月球。

和众多押入解出的人犯一样，李德伦我忘掉了，这是很自然的事，因为看守员对于押犯从没有感情纠葛，淡漠如一批被看管的货物，尽管是易爆易燃品和毒物。我到“独居”去溜，因为喜爱写作，总想从死囚的身上弄点什么。这里的

看守员依然是和我关系不错的老秦，他暴开黑紫色的厚唇，露出几粒发黄的牙齿，我知道，这便是打招呼了。老秦的笑神经似乎萎缩而失去功能，面孔长年如生锈的铅板，没有结过婚，大家有时都戏谑说他浑身是鬼气，因为他看守过的死囚不计其数了。

“桂管”有人轻声唤我。

露在三号独居窗口的是李德伦，那张英俊但因不采日光而变得苍白的脸。我轻轻点着头，对那微笑含蓄的临略感惊奇，因他眼睛内竟闪着从未有过的光泽，象嵌入一块固体水银。我想说“你来了”，但没出口，这种话意味着什么？礼貌？还早判断出他的结局？我不是仁慈家和来做新徒的祖父。

“上诉了吗？”我问。

他仍然微笑着摇摇头，说：“没亮几了，死刑附加七年。”

我总想询问并想解开那“微笑”之迷，但有些怯意，因为罪大恶极的李德伦一点也不象即将做鬼的样子。那“笑”，是那不可剥掉的能常入冥界的唯一权利，若解开那个迷，也就意味着那权力被剥夺了。但他首先把话题转到这上面来了。

“桂管，我今天挺高兴的。”他扬起被铐住的手，挠挠眉心。见我表示了极大的兴趣，便讲述起来。

政府对死刑犯都能满足他们提出的正当的要求。李德伦见到了他的唯一亲人——姐姐。

他说姐姐衰老了许多，好象头发一夜间就花白了。做搬运工的姐夫没来看他，李德伦理解，知道世界上只有他的姐

姐最疼他。

他自幼便失去父母，跟随姐姐，不是个孤儿，更不是天生具有兽性的“狼孩”。姐姐为着他，使许多讲究现实的男人摇头惋惜地走了，他们不愿她带着个累赘的附属物嫁过来，那不是财物，而是个精明过分的男孩子。比如，洞房之夜，他睡在哪里？

姐姐索性不嫁了，象年轻的寡妇守护着一潭不波之水。李德伦十八岁，自愿到邯郸附近山区的铁厂去，那时，他懂得了人生的一部分：自己破坏了姐姐的幸福。他走后半载，姐姐便组织了家庭，很仓促，随随便便，象是给人“续弦”。当他来探望时，他的姐夫异常冷漠，竟醉说他姐姐是个“过水货”，否则不会嫁给他。她漂亮的象演员。

带着劣性和野性的李德伦用碗砸在姐夫头上，看着鲜血走了，从此再不往来。

写李德伦旨意不在于探讨形成犯罪的主观和客观因素，而是想让读者知道他临刑前的心理状态。正如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。他和姐姐见面时，彼此都如不倒的僵尸对峙，二十分钟，竟然一句话也没有交谈。他只看到了一件儿时的玩具——上弦的铁皮老鼠。当他被民警押解出接见室，走出数步时，才听到屋内僵尸扑地般的声音。他疯狂地跑回去，对着被掐人中穴后恢复理智的姐姐，默默地跪下，磕了三个头。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总微笑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他妈的装不在乎。”

我随便地回答，心却很沉重。

“我装着轻松，积极，都是想看看我的姐姐。”

这话是真的。我望着他想入非非，他完全可以做一名出

色的演员、体育健将，甚至年轻、英武的军官。假若他接到特赦令，回到社会上将是什么样子？我又感到自己的这个想法太幼稚、荒诞了。罪犯被严惩时总是悔恨和大彻大悟，这不过是处于特殊的心理环境下，正如人固有的善抑制了固有的恶。改造罪犯，重新塑造灵魂需要有一段打碎的过程，认罪伏法不见得是新我的诞生。

“你后悔吗？”我终于问出带有锋芒的话来。

他又笑了，一排洁白、尖利的牙齿。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死，睡着了一样。多少人送我，出大殡哩！”

我厌恶地走了。身后还传来轻浮的话：“桂管，十八年后咱们又是一条汉子。嘻嘻……”

老秦又要操起警棒，被我劝住。他翻着眼睛说：“妈×的，老子偏不怕被鬼咒。”

李德伦不再理睬老秦和我，倒头睡觉去了，片刻便听到微微的鼾声，睡态中也带着笑意。

地下妓院的“鸡儿”

也许有人说，卖淫和“窑主”被判处死刑是否有点“轻罪重罚”。这最好用事实回答。

如今中国没有公开卖淫的场所，但不能否认。这个罪恶的幽灵已隐身，徘徊，出入都市的霓虹灯下了，象一团飘忽不定的鬼火，诱邪而怯正。不承认在大陆上有暗娼，就不是唯物主义者。立体的社会总有阴影，水没有绝对的纯净。

二十六岁的韩苹并非“世家”出身，大概天下“娼女成娼”的父母还没有，遗传基因这玩艺儿并不可靠，韩苹的爹娘都是崇尚，恪守民族传统道德的老实人。在我们不文明却有

鲜活生命力的骂街词汇中，“窑姐。婊子。”大概是最恶毒的语言了，由此可见，民族对这类人是深恶痛绝的，宗谱内绝对没有“婊子”的名字，哪怕是她兴建了家庙宗堂。

韩苹的罪恶不限于只卖她自己的肉。提供场所和传授犯罪尚构不成死刑，连上帝都不宽恕的是“诱良为娼”，一共六名少女被她注入毒素，吸取精髓，象一盘盘剔去骨头的白肉，瘫倒在血般红的锦缎被子上。

描绘男女鬬戏，“连床大会”诸般淫秽不堪的情节会玷污民族古老的文字，我们的“字圣”仓颉是要震怒的。让我们借用电影镜头的手法，给六名卖淫少女逐次特写。

A：只有十五岁，在西方也许叫“雏妓”。虚荣，好浮华。退学，钱不够花。当看过数册韩苹的“趣味性”外国色情画报后，血液里便蠕动起无数莫名其妙的小虫，直咬噬着混乱的神经。当她感到骨肉疼痛，瞅着手里捏着的钱和身旁的一瓶“桂圆精”时，似乎还在梦里。不久，她成熟了，象个烂熟的桃子。年龄虽小却是韩苹的首徒。当公安人员摧毁这个隐蔽在都市深层中的“地下妓院”时，她是突破口、她是在公园里被抓获的。她不懂得在犯罪，很可怜，精心化妆过的黄瘦的小脸和招人眼目的胸脯。

B：解教分子，绰号“一枝花”。妖冶刁蛮，常在人中穴点个红痣子，以暗示那些经验丰富的丑陋灵魂。对她不想过多介绍，其人与韩苹有姐妹之谊。但B的特点是只卖自己，对韩苹的“诱良为娼”

持不同意见。说“太缺德”了。

C：纯属的失足不能自拔者。经常为一枚金戒而做。有过男朋友却又嫌其穷而弃之。她一见到公安人员便眼泪汪

汪，并非遇到“救星”而是感到委屈。为一个很小的金尼圈，男人那如刀剑的手，把她劈得支离破碎，而韩苹得到了十个金尼圈的“抽头”。想跳出“风尘”，但受到韩苹威胁，把照片寄到她家。并扬言自己什么都不怕，不就是蹲大狱吗？C把非法所得全部交给专政机关。她的相貌很苦，内在的懦弱极被人掌握。

D：十九岁。因韩苹调查过曾被其继父奸淫过的阴私而“收容”过来。她依照“主人”的吩咐穿戴、化妆，象被操纵的布袋木偶。相貌十分平庸，但主赐予了最漂亮的衣服——身体。是韩苹的一块“软黄金”。她数次提着食品去看望收监的“主人”，均被狱监驱回。让她觉悟需要时间。

E：二十四岁，数次高考落榜而丧失自信者。面目姣好，天生丽质，是韩苹物色已久但不敢贸然行动的样子。终于，她以同情手段与E交上朋友，骗其至家，饮下药酒，落入圈套，和韩苹的丈夫（韩苹同案人）发生关系，被“鸨儿”撞见，被迫涉入泥淖。E有特殊权力，可以拒绝“鸨儿”介绍来的人物。她不为金钱，只想麻醉和沉湎，中意的，只要在耳畔轻唤几声“芳，芳”（E名中的尾字），明知是虚伪的，亦感满足。她是肉欲主义者，为了生理和精神空虚。韩苹赚她的钱较多。

F：二十岁，待业。身高1.72米，灵魂却只有四两重。轻浮狂荡溢于言表，当看完两盘韩苹的色情录像后，便高喊“性万岁”。是地下妓院的“中坚力量。”

若进行分析，六名卖淫组织的成员（暂不包括韩苹），都是被韩苹以不同方式拖下水的。

韩苹自称是“第一个吃螃蟹者”，竟想用巨款修别墅，

取个较雅致的名字，但她罪恶的梦被专政的利剑砍得稀烂，终于夫妻双双入狱。

上诉被驳回的韩苹未被关押在独居，因看守员全部是男性（看守所只设女管教一，二名），唯恐有诸多不便。韩苹仍关押在普通的监室内，自“终审”后，便有两名女民警昼夜监护，所以，我很难有接近的机会。

看守所内的女押犯都关在“丁筒”的三间监室内，如其他看守员把眼睛贴到窥视镜（猫眼）观察，是很不安的。尤其在炎热的盛夏，谁知她们在做些什么？谁又能说在她们听到脚步声或感觉观察时，不故意摆出下流的姿式？好在那间特殊的监室只剩下三人了，戴着戒具的死囚不能在脱衣就寝，这给我提供了见识一下女妖的“尊容”和或许有幸能询问几句什么的机会。

完全出乎意料。她的头发一点也不蓬乱，灰色的上衣很清洁，指甲剪得很短。她一动不动地靠墙坐着，神态很平和，恬静，面庞白皙，眉目端庄，清秀，找不出蒸腾在骨头里的淫荡之气。陪着她的女民警虽然疲倦，但努力地睁大时刻警戒的眼睛。

我看到韩苹手里捏着半块月饼，我不懂她为什么要吃月饼，并知道这一定是所内满足了她的要求，才设法搞到的。

“把月饼给他送去。”她说。

他，指的是同案的“王八”（鸩母的男人谓称“王八”）。女民警接过月饼。她见我站在监窗外，让把月饼转交给所长。后经请示处长允许，破残的带有妻子牙痕的月饼转给她的男人。我只有这样的感触：爱情生死不渝的夫妻决不会一方是天使，另一方却是魔鬼。如果相信如此淫荡，罪

恶深重的女人信奉爱情，那真是活活强奸了神圣、纯洁的爱情。

韩苹误以为我是个有点职权的小官员，很有勇气地说：

“我想见见我的孩子。”

她是有个孩子，三岁的女儿。

“你给你的孩子设计过未来吗？譬如做个钢琴家，刺绣能手，出国专家博士学位。”我的勇气也鼓了起来，尽量将嘲讽的芒刺藏住。

她和女民警同时瞪着我。后者是怪我多事，而罪囚的眼里却闪动着敌视的光泽，象发蓝的毒焰，使我联想到月光下的蛇芯。

“滚——”她喊着，神态凶得象咬人的母狗。

“韩苹，你想见孩子，这能理解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！”我严峻起来：“我想：你不会想让自己的女儿将来做名出色的娼妓，如果谁把你的骨肉引诱到出卖皮肉，灵魂的火坑内，你会怎样？你会撕碎了她！道理再简单不过，那些被你毁掉的少女的父母，一定想撕碎你。”

“我没有人命！”她喊。

“但你杀了许多人的灵魂。男女老少！”我也激动起来。

我想，那失去父母的女童，将会更名改姓地送往孤儿院里，将受到和所有孤儿同样的待遇——阳光，鲜花和歌声。这是值得庆幸的事。在我们的社会上，不准许有腐烂而散发、蔓延病毒的东西存在。

可以回答“罪不当诛”和“轻罪重罚”的人们了。有一位卖淫团伙成员的久病母亲，因得知女儿的耻辱，服毒自